

莽莽横断山,纵贯南北的列列地壳褶皱,犹如起伏翻腾的条条苍龙,蜿蜒逶迤,浩浩千里。陷身其中的澜沧江,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好似一条翠绿绸带,飘逸地舞动在峡谷间。然而,当你走近它时,才会感受到它那汹涌澎湃、响彻山谷的雄性轰鸣。它源自青藏高原,蕴藉着圣洁雪山的融水,一路穿山越岭,奔泻而来。涌至无量山下,忽然舒缓迟疑起来,举头两岸,只见郁郁群山,苍翠欲滴,火红杜鹃,灿若落霞。原来是旖旎的风景,使心无旁骛、匆匆赶路的江水流连徘徊起来。

这地方叫昌宁,历史上分属永昌、顺宁两府。民国时两府合并建县,各取一字,合为昌宁,延续至今。

壬辰初春,云南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境内河流干涸,草木枯槁,鲜红的土地似在默默燃烧。就在这大旱时节,我们来到了昌宁。抵达当晚,不可思议的奇迹出现了,半夜里春雷轰然响起,淅淅沥沥的春雨悄然而至,连绵不绝。第二天清晨,春雨中的昌宁,山川盈绿,一派生机。欣喜的我们,冒雨走入山中,去寻访野生古茶树。云南地处西南高原,丰富的地理,立体的气候,使各种植物都拥有生存的空间,故被誉为植物王国。据当地人介绍,在昌宁,至今还存活着上百棵野生古茶树。

踩着泥泞的山路,我们爬上一座山冈。湿润的空气中,弥漫着草木清香,令人心旷神怡。放眼环顾,天地朦胧,茫茫群山,淡淡轮廓,犹如水墨晕染于宣纸的境界。前面有人在喊,这里有古茶树,寻声走去,见众人簇拥着一棵树,走近前,仔细端详,真是野生古茶树!说实话,若是独自与之面对,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它会是野生古茶树。此前我见过的茶树,都是树高及胸,成一垄垄铺展在山坡上。享誉中外的云南野生古茶,负载着太多的传奇,使众多爱茶人趋之如鹜,其声名早已超出了茶叶本身。此次千里迢迢来到昌宁,就是想一睹野生古茶树的庐山真面目。如今终于站在它面前,却不免有些令人失望。面前这棵古茶树,没有风雅伟岸的树干,婆婆如云的树冠,更没有逸散的幽幽茶香。这株据说已历百年的野生古茶,扭曲佝偻的树干上,附着一层青绿苔藓,犹如刚出土的青铜锈蚀斑斑。随性不羁的枝条上,卷曲着憔悴残败的叶子,给人一种昏昏老迈的感觉。难道这就是具有神奇生命力、被奉为茶之源头的野生古茶树?

当地陪同的朋友解释,由于持续干旱,树上还是陈年旧叶,今年的新芽还未冒出,看来今年清明是采不到新茶了。我同情地望着这棵古茶,在准备转身离去时,忽然眼前一亮,发现在枝叶间,竟有素白的花蕾冒出。这一发现,使我再次走近它。我看到,绽露在树间稀落的花蕾,好像襁褓中的孩子,探着发育不良的头,饥渴地望着外面的世界。面对此



## 古树恩泽

□尹汉胤(满族)



景,我感动了,歉意地望着这株经年老树,这些顽强绽出的花蕾,才是历久弥新、不屈服命运的古茶真实生命的写照。离群索居,独语苍穹,在此一站穷年,与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人,相依相守,守望着故土的未来。这种生命的坚守,无疑是五千年传承至今的中华农耕文化的精髓所在。此刻,雾霭开始散去,阳光从云端洒下,远山近谷,峰峦叠翠。我们乘车离去,渐渐走远,我回望着那棵古茶,莽莽群山背景中,它好似一幅阅尽世间万象的老人剪影,淡定地站在那里。山峦遮没了古茶,刚才品尝的野生普洱,仍回甘在口中,从中,我品味出了古树年轻的风霜,野生普洱的高原性格。

自中国发现茶叶后,茶便成为了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推进了中华文明的进程,同时极大地丰富了世界物质精神生活,使人类文明从此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已有1500年历史,早在南北朝

时期,土耳其商人便在我国西北边境开始以物易茶。唐朝以后,中国茶叶通过海路、陆路开始输往西亚、中东等地,明朝时欧洲航海探险者、传教士将中国茶叶文化传播到了欧洲。

漫漫岁月里,络绎不绝的茶马商旅,行走在西南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用双脚踏出了绵延千里的茶马古道。一条从雅安、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达拉萨再转道至尼泊尔、印度。另一条从云南普洱茶产地西双版纳、思茅,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达邦达、察隅、昌都、洛隆、工布江达、拉萨再从江孜、亚东出境至缅甸、尼泊尔、印度。两条古道,在行程中,又衔接起密如织网的支道,在滇、川、藏广阔大地上,勾画出了一幅壮美的茶马商贸路网。茶马古道,不仅使藏区获得了不可或缺的茶叶和其他产品,而且使藏区与内地形成了互为补充的经济关系,加强了民族团结,巩固了祖国的统一。诞生在中国的茶马古道,创造了当时世界海拔最高、道路最险、距离最远的茶叶贸易大通道。

清悠的马铃声,回荡在茶马古道上。在充满艰险、孤独、寂寞的旅程中,马成为了赶马人漂泊四方最忠实的朋友,茶则成为了赶马人故乡的寄托、心灵的慰藉。在茶马古道艰苦的商旅磨砺中,稚嫩的孩子成长为刚毅、果敢、机智,富有探险精神的赶马汉子,茶马古道承载着他们生活的希望,交易来各地商品的同时,还带回了外面的见闻信息。延伸千里的漫漫茶马古道,为大山深处的西南各族人民,连接起了一条商贸、文化、信息交流的走廊。

如今,茶马古道的马铃声,已渐行渐远消失在历史时空中。高原上的社会生活、山川地貌也发生着变化。生活在高原的人们,却不改初衷地守候着大山、茶树、荒芜的茶马古道,依然过着平静古老的生活。

即将结束古茶探访之旅时,我们走进一户茶农家。主人是一位淳朴的大嫂,见到我们,像见到久别的亲人,热情地拿出糖果、香烟招待大家。新盖的楼房,还散发着材料气味,大家来到楼顶阳台,围着这位大嫂,提出各自感兴趣的话题,大嫂一时有些茫然。但最后她好像听懂了,指着远处山上的茶树说,家里的收入就全靠那些茶树了。

时代变迁,岁月更替。古老的茶树,依然恩泽着这方土地苍生。我望着远处的茶树、眼前的大嫂,明白了他们彼此间存在的永恒关系。自从先民发现茶叶后,这里的人们便与茶树根脉相连地融为一体了,他们世代珍爱着这片土地,与山川万物和谐地繁衍生息在这里,在茶花飘香中梦想,于茶叶丰收时安眠,活得简单而充实。

告别昌宁时,当地朋友请我为昌宁题字,我拿起毛笔,眼前立刻浮现出了古茶树和那位大嫂的形象,遂郑重地写下:永昌固边关,顺宁安苍生。

## 当我思念你的时候

(外二首)

□艾则孜(维吾尔族)作

□阿不都艾海提·阿不都热西提·白尔克(维吾尔族)译

当我思念你的时候  
你仿佛是一颗星星  
落在我的睫毛  
当我思念你的时候  
我仿佛一缕微风  
吻着你的唇

当你思念我的时候  
思念仿佛是一颗星星  
遥不可及  
思念仿佛是一缕微风  
若即若离

### 定义

猎人不会射什么?  
不会射击自己的坐骑。

猎人不能射什么?  
不能射击想象中的黄羊。

什么东西能逃脱猎人的手掌心?  
射歪的,该死的子弹。

### 一块黑石头

远方吹来的风  
在它的怀抱  
过夜。  
什么也感觉不到  
躺在戈壁滩的一块黑石头。

云雀在它的头上  
歇息  
不停地吟唱。  
什么也感觉不到  
躺在戈壁滩的一块黑石头。

白雪飘飘  
大地银装素裹  
演绎冬天的故事。  
什么也感觉不到  
躺在戈壁滩的一块黑石头。

大地无法忍受  
死一般的沉默  
痛苦地咳嗽。  
黑石头崩裂  
从里面飞出“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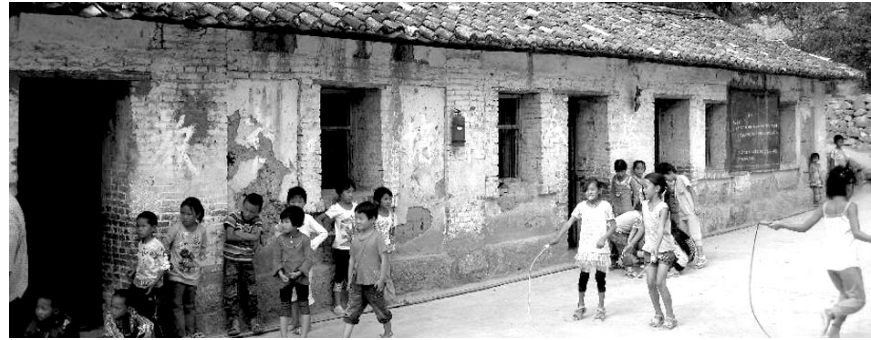
山里的平地不多,不能像平原一样划出一大块来,让学校在那里堂堂皇皇地建,只能在村子的一角,挤出一块地来,叫来村里几个年轻人搬些砖来,弄些瓦来,花上个把月,盖出了几间简陋的瓦房,把教室前的坑坑洼洼填平,算是个活动的操场。于是,附近的村村寨寨的孩子不用跑很远的地方念书了,走上几百米,甚至一踏出家门,就进校门。那四合院模样的学校跟村里人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在清晨或黄昏响起一阵朗朗书声,才让人感觉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学校。

学校的房子是村里人集资建的,老师也是村里人。这千沟万壑的深山里,是很少有有什么师范毕业生分配到这里的。山外的人对这里都望而生畏,穷山恶水的。但这里的小孩又要读书,那只好找村里读过私塾的、念过高小的,找来找去,只找出了三四个。上级派来一个校长,管理这里的一切,工资由村里每家每户地筹着和上级补贴,学校就这样顺利地开课了。

村里的老师跟村里上山下地的人没什么两样——头发也有些蓬乱,衣服也会沾着猪潲水。只是偶尔的时候,穿上整洁的中山装,插上一支锃亮的钢笔,才让人感觉到有些派头。只有那外来的校长精神些,经常着中山装,让头发尽量地往后翻,背着手在校园里转悠,让调皮的我们有些收敛。

学校的老师是村里惟一能讲普通话的。他们经常出差到山外去参加培训,见多识广。普通话是城里人说的话,村里的人大多是讲“叽里呱啦”的壮话或毛南话,桂柳话都没有多少人会说。普通话是什么玩意儿,大伙心底更没底。那时村里还没有电视,一年到头就听着校长从山外带来的那个破旧的收音机“沙沙”地播放着些歌曲和新闻,很是新奇。我们也好奇地跟着收音机里读,读久了便觉得村里老师的普通话说得怪怪的。上课时,他们手拿着课本,憋足了劲,一字一顿地吃力地范读那课文,嘴唇不停地蠕动,有时盯着一个字,嘴巴张了大半天,还是吐不出来,弄得满头大汗,转而脸色有些微红,很尴尬地对我们笑笑。憋

得太久了,干脆就用壮话来解释,大家便恍然大悟般地赶紧记住那个字。有时脑勤口快的同学一蹦便蹦出那个字,清脆响亮,喜得村里的老师翘起大拇指,连连夸奖。老师自己也赶紧卷着嘴唇学着,支支吾吾地弄了几声,还是不像,有些无可奈何的样子。在当地的壮话里,送气和送气是不分的,更没有什么卷舌不卷舌的,这些让村里的老师伤透了脑筋。记得讲《龟兔赛跑》的故事时,大伙都被那精彩的故事迷住了。突



然,村里的老师问了一个问题,让大伙都愣住了:“你们吃过肥肉吗?肥肉还是肥肉,肥肉就是猪肉,到底是一种?看到没人吭声,村里老师用壮话解释了一番,并在黑板上写出“兔”字,教室里一阵哄堂大笑。

村里的老师大多是堂叔堂伯之类的,让人感觉亲切又害怕。每每当上课铃“铃铃”响了,大伙背个小书包急急往学校赶,心里有些慌慌的,生怕被老师逮住了,唠唠叨叨地训上个半天,但往教室门口一瞧,一见到自家的堂叔,心情自然放松些,缩缩地钻到前面,很委屈的样子,低低地叫声“叔”,只见他那微微翘着的脸温和了下来,于是“咪溜”从他腋下钻了过去。上课时,大伙争先恐后地发言,“叔叔”“老师”“伯伯”各种称呼此起彼伏,尽管父母在家时经常严厉地强调,在学校只能叫老师。可在这种热热闹闹的课堂之中,情急之

下,谁还管得了那么多呢。甚至在做作业时,遇到不懂的地方,便赶紧扯扯老师的衣角亲热地“叔”长“叔”短地叫,弄得那老师狠狠地盯了两眼,还是耐心地弯下腰讲解问题了。是谁的堂叔堂伯,同学们也最喜欢拿来炫在口头上。村里没什么外出工作的人,能按时领到工资的老师就成了村里人最羡慕的吃皇粮的干部。于是,大伙儿就喜欢拿他们来说事,表明自己的得意。有个早上,同学们坐在教室



里等了大半天,也没见到老师的影子。阿豆便神秘地跟大家讲,他的堂叔昨晚喝高了,估计今天早上难以起床,应该是向校长请假了。这么一说,原先安安静静教室一下子乱了,大伙趁着难得的自习课,各自做自己喜欢的事:吹牛聊天的,呼呼啦啦;追逐打闹的,叽叽喳喳。大伙尽情地欢乐,教室里像是炸开了锅。突然,门口晃动着一个个身影,一动不动,直盯着教室里活蹦乱跳的大伙,一看是老师来了,他正红着脸,满脸严肃地看着纷乱的教室。大伙一下子慌了,赶紧逃回自己的座位,翻开书本,端端正正地坐好,一堂课就这样开始了,但大伙的心直忐忑地跳,埋怨着阿豆的假情报。

村里的老师一般不住在学校里,因为家就在学校的后面,一溜出校门便进家门。放了学,整个校园就空荡荡的,只留下校长守着,即使村里的老师分上了一两间房子,也是摆摆桌子,

## 村里的老师

□莫景春(毛南族)

我们的作业本经常是沾着些斑斑的米浆,脏兮兮的,那是村里老师放了学,带上一擦擦的作业回到家里,放下便拎上箩筐往地里拣猪菜,洗净剁细,混上米浆,赶到脏兮兮的猪栏前,舀起一大瓢,放到槽里。那饿得嗷嗷叫的猪,迫不及待地张大嘴拱过来,抢着瓢里的猪水,张开大嘴“扑扑”地吃。这时,村里的老师就坐在猪圈旁,拿出几本刚刚从学校带回来的作业本,专心致志地改起来。猪的大嘴在槽里不停地拱着,飞溅起来的猪水喷到了作业本上,村里的老师忙不迭地用自己的衣袖小心翼翼地擦了擦,但还是拖下一条长长的米浆迹,跟那鲜红的墨水混在一起,斑斑驳驳。有时也沾染着些油迹,那是炒菜留下来的。乡村小学生的作业本就那样被花花绿绿地改着,记录着老师们忙忙碌碌的生活。

村里的老师的裤脚常常是往上挽着的,除非

近日下乡,欣然发现,三省坡下美丽的同乡村寨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更加和谐、吉祥、文明、富裕。

### 红香

村里通向村外的路全部用水泥铺成,平坦而宽敞,在起伏跌宕的故事里,升华一种韵律,强悍一种精神。

红香村的亮丽,将一片辉煌洒满山峦,把满心喜悦播撒田野。

吊脚木楼上的窗格里灵动的双眼,钟情于坪坝河清唱若泉的欢歌,火塘里升起的是红香人不再寂寞的蓝色火苗。闪动的火光把古铜色的脸庞照亮,激情澎湃的血管在天地间膨胀。

于是,桃花更红了,稻花更香了。杜英、竹柏、红花木莲含笑。

于是,日子更甜了,心情更好了。男人、女人,来自心底的山歌飞上云天。

肩扛大山,手握犁耙。红香人祖祖辈辈赤脚丈量土地啊,流过男人的血,洒过女人的泪。生命里倔强的骨骼,在栉风沐雨中变得更为坚强。

在曲曲弯弯的山路上行走,喝一瓢清凉的山溪水解渴,摘一串酸甜的山茶泡开胃。当新生活之钟敲响的那一刻,阳光的温暖与月色的美丽在高耸的鼓楼上空放飞幸福的鸽子。

感受红香村的亮丽,男人依然挺拔如山,女人依旧温柔似水。

### 皇都

皇都村,大山深处的山寨,有如丝丝缕缕的歌声萦绕。

糯米酒的甜醉和油茶水的香浓滋润了皇都子女,田野金灿灿的色彩一个鹩子翻身,就跌落在织布机的“吱呀”声中。

伴随明快的节奏,芦笙吹奏出的七彩音符悠扬飘荡,百鸟衣旋转着,百褶裙舞动着,清悠悠的坪坝河载着欢悦奔涌而来。

鼓楼坪里,琵琶琴声摇醒婴儿第一声啼哭;风雨桥头,婆良婆妹讲述人间一段美好爱情。寨子里袅袅升起的炊烟打着悠长的呼哨向上升腾,牛背上的歌谣抖落满天星星。

山花儿开了,画眉鸟唱了。大地透亮,山寨如歌。

老阿公吐出的圈圈烟雾啊,再浓再密,也遮不住脸上灿烂的笑。

### 芋头

沿着青石板路铺就的古驿道,走进芋头古村落,思绪便开始翻飞。

高高的鼓楼立于寨子的中央,记录了芋头的心酸和欢笑,汨汨流淌的山溪水是古寨久久回荡的歌谣。风雨桥婀娜多姿的身影,汇聚六百年的气韵风骚,点缀百里同乡一道靓丽的风景。

冀王石达开留下的深深足印成为大渡河悲泣的泪滴,万里长征路上闪烁的三万颗红星,于挥手之间走向光明。

一段段绚丽的历史,就是一个悲壮的故事。一幢幢鳞次栉比的吊脚木楼,展示着玲珑剔透的秀美。

置身古老而深沉的村庄,品读绿水青山掩映的质朴无华,芋头人跳动的脉搏在雄浑高亢的芦笙曲中唱响时代的最强音,犹如盘旋长空的鹰,挥动着强劲有力的翅膀,顶风冒雪,腾云驾雾。

### 高步

在高步,有一种声音清脆明亮,悦耳动听。

如小溪水流潺潺的欢唱,似皎皎月色洒下的神韵。芦笙曲和韵的音律声震玉宇,哆耶舞丰满如岁月的歌。

大歌声声,鸟鸣蝉鸣,大自然的和声一缕缕飘过来,一丝丝荡过来,行云流水一般,飘飘欲仙,潇潇洒洒,清新隽永,奔放激越,在天与地之间产生强烈的共鸣。

萨神福荫的高步侗寨,心灵深处与故土交融的款款深情,是侗民世代代生不息的强大内涵。顶礼膜拜的侗家人,站在季节的最深处,用热情的火苗叩响稻浪翻滚的田野,用沸腾的血液感悟生活的美好与温馨。

脚步穿越时空,山寨挥洒豪气。我用和谐造句,赤脚牧童挥舞的鞭子轻轻拍向愚昧,心底稚嫩的山歌小调满是至善至真。

高步,一个魅力四射的侗寨,和谐中更加美丽。

是寒冷的冬天,才齐刷刷地放下,他们常常要下到田地里耙田插秧,到河边挑水、洗菜,都是一些跟水打交道的活儿,而且都是放了学以后才急急忙忙赶过去,有时中午一到田里挽上了,整天就这样留着,省下下次再挽,但更多的时候是忘记放下了。有些重活儿,师母们是干不了的,只有靠这些村里的男老师。农活很讲季节,错过了,一年全家可能就得喝西北风了,谁也不敢怠慢。于是农村小学在这大忙季节,常常有一星期的农忙假,村里老师就利用这一星期的假期赶紧把田里的秧插了,算种下了一颗定心丸。田地较多的老师,收了假,上了课,心里也老惦记着,课前课后地赶。有次上了课,铃声响过不久,村里的老师急急赶来,满头大汗,踩着一双凉鞋,小腿白白的,像是刚被水冲过一阵,那裤脚仍高高地挽着,皱成一团,裹在膝盖上,后面还沾着星星点点的黑泥巴,紧紧地贴在裤脚上,还没沾干呢。但一踏上讲台,老师便推开课本,忘情地讲了起来……

师母们当初嫁给村里老师的时候,是看中他们有点文化,起码是半个干部,能得到别人的尊敬,可是现在大喊没有后悔药,只好认命。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是一个人担着,累了,满腔委屈,不顺心了,便忍不住破口大骂:“天天守着那破讲台,一个月没得几十块钱,添点油盐都不够。”有时候索性拎个背篓往教室门口一放,交代着拣菜收玉米什么的就走了,全不顾教室里一双双羡慕的眼睛。碰到骂得凶的时候,村里老师便使着酸溜溜的那一套:“压低点声音,学校里的孩子都是乡里乡亲的呢,我不教谁教?以后的活我尽可能多笑笑。”说话时满脸堆笑,惹得师母们又咯咯地笑了起来。

村里的老师就这样用他们拗口的普通话把山里的孩子一个接一个送出了山外,送成了干干净净的城里人。他们自己依旧裹着泥腿在教室和田地之间劳碌奔波着。后来,有的成了真正的干部,有的则离开了站了十几年的讲台,因为他们只是代课老师或民办老师。于是,他们又整天在田地里穿梭了。

## 侗寨吉祥

□杨旭昉

